

梁山伯與祝英台

(豫劇) 王景中 改編



西北人民出版社

人物表

梁山伯

簡稱伯

祝英台

簡稱台

銀心

簡稱銀

祝公遠

簡稱遠

祝府家院

簡稱院

師傅

簡稱師

師母

簡稱母

同學甲、乙

簡稱甲、乙

馬文才

簡稱才

媒婆

簡稱媒

馬府差人

簡稱差

馬家僕人

簡稱僕

馬府迎娶之執事等多人

目 錄

第一場	別父	一
第二場	草橋結拜	四
第三場	綵選	九
第四場	書房共讀	一〇
第五場	文才托媒	一五
第六場	英台下山	一七
第七場	十八相送	一九
第八場	暹婚	二四
第九場	山伯下山	二七
第十場	回十八	三〇
第十一場	樓台會	三一
第十二場	病歸	四一
第十三場	弔孝	四二
第十四場	撲墓	四四
第十五場	化蝶	四六

第一場 別父

遠：（上、念）家中有錢光景好，膝下無子愁恨多。（落坐、白）嗷家祝公遠，祖居浙江上虞，肥田厚業，吃穿不愁，膝下只有一女，取名英台，聰明伶俐，甚惹老夫疼愛。近日聞聽人言，太后要召選宮娥彩女，老夫爲此，日夜放心不下，今日無事，不免將女兒喚出，計議一番，英台走來！

台：（上、銀心陪上、白）來了。（唱）在閨房我正與銀心談論，祝英台不喜愛扎花描雲，聽杭城有名師聲聞遠近，心常想奔杭城攻讀書文，怕只怕老爹爹不肯應允，不知曉到何日能遂我心。

遠：（白）英台走來！

台：（唱）聞呼喚我急忙前庭走進，向爹爹施一禮細問原因。（白）女兒拜見爹爹。

遠：（白）少禮，坐下。

台：（白）爹爹喚兒出來，有何訓教？

遠：（白）女兒那裏知曉，是父聞聽人言，太后要綵選宮女，懿旨倘若到來，只怕我兒有險。

台：（白）爹爹所慮甚是，但不知要避往何處？

遠：（白）依父之見，只有到你舅父家中暫避一時。

台：（白）太后綵選，家家可慮，舅父家中，只怕也未必安全。

遠：(自)可也別無善策。

台：(欣然)有所悟，(自)女兒倒有一計，只怕爹爹不肯依允。

遠：(自)但講無妨。

台：(自)聞杭城有一名師，學問高強，兒不如女扮男裝前往投師，一來可以避免綵選，二來還能攻讀書文，一舉兩得，豈不是好。

遠：(自)女子無才便是德，杭城讀書，已不應該，女扮男裝，更多不便，這個計策使不得！

台：(自)爹爹呀！(唱)爹爹講話不思忖，聽兒叙叙古賢人。漢朝有個提綦女，上書救父天下聞，木蘭疼父年紀老，女扮男裝從過軍，還有班昭蔡文姬，錦心繡口善詩文，他們都是閨門女，學文習武不讓人。今日綵選風聲緊，女兒在家是禍根，爹爹不把兒應允，兒不如去懸梁死在家門。

遠：(自)且慢(尋思)唔，我自自有道理。奴才執意要去，爲父把兒也無可奈何，可是一定要依我三件大事。

台：(自)請問首一件？

遠：(自)兒遠去杭城讀書，爲父年老多病，早晚見信，即速返里。

台：(自)請問第二件？

遠：(自)我兒出外，必須謹慎，休得出乖露醜，有玷門風。

台：(自) 請問第三件？

遠：(自) 這第三件嗎？只怕你做不到。

台：(自) 只要允兒出外求學，一切兒都依從。

遠：(自) 父有七尺紅綾，交兒收檢，如兒清白歸來，這就不說，若有半點差錯，那七

尺紅綾，就是你葬身之物，與我吊死在閨閣。

台：(略加思索，自) 爹爹但請放心，女兒件件依從。待兒去——

遠：(自) 那裏去？

祝：(自) 去到上房改換男裝，即日登程。

遠：(念) 蠢才莫要逞剛強，三件大事非尋常。

台：(念) 叮嚀言語記心上，女兒心中有主張。

遠：(自) 你在怎說？

台：(自) 女兒心中有主張。

遠：(自) 唉！如此你就去了吧！

台：(自) 銀心隨我來。(下)

遠：(念) 只爲綵選風聲緊，父女骨肉暫離分。(下)

第二場 草橋結拜

伯：（担書箱行囊上，唱）梁山伯在路途自思自想，想起了家園事滿腹淒涼，遭不幸老爹爹早把命喪，撇下了俺母子苦渡時光，在家中我曾把南學來上，常言說好男兒須要自強，如囊螢如映雪人人誇獎，頭懸梁錐刺股天下名揚。那一日我聞聽舅父言講，說杭城有名師學問高強，爲訪師我暗自借下銀兩，爲訪師與娘親百般商量，爲訪師我不願親友阻擋，爲訪師我不怕山高路長。古道上垂楊柳隨風飄蕩，花叢裏粉蝶兒上下飛翔，一路上風光好無心觀賞，訪名師擇益友急走慌忙，正行走忽聽得百鳥喧唱，却原是來到了大山脚旁。

伯：（白）唉呀！前面又到了一座大山，待我將鞋兒綁緊，書担整好，好來過山。（驚聽

與担子介）（唱）過了一山又一山，翻山越嶺我汗不乾。正行走，用目看，有一橋亭在

面前（停介）草橋亭畔忙立站，放下了書担我歇一番。（白）唉呀，且住，俺梁山伯

趕路趕的渾身乏暈，這裏水上有橋，橋畔有亭，甚是清涼雅靜，我不免將書取出，

一邊觀看，一邊歇息，歇息之後，再好趕路。（倚欄危坐，凝神觀書介）

台：銀：（化男裝上，白）來了！

台：（唱）風和日麗花如錦，女扮男裝出遠門，鳥脫樊籠無拘禁，展翅高飛入青雲，英台

心急前邊走，

銀：（接唱）銀心担書隨後跟。

台：（唱）英台走的四肢翻，

銀：（接唱）銀心累的汗滿身。

台：（唱）打起精神往前行，忽見面前一橋亭。（自）銀心，咱們行路勞頓，你我到在草

橋亭中歇息歇息再走！

銀：（一笑、自）相公說好便好，隨我進來！（舉步欲入介）（低聲）相公，亭內有人。

台：（自）待我一觀，（凝視有頃）唉！呀！（唱）草橋亭外我用目睜，觀見亭裏一書生，

濃眉毛，大眼睛，紫棠面皮透着紅，粗布衣服甚乾淨，不大不小可身縫，有個担子
旁邊放，一頭重來一頭輕，手拿着書本他用心看，念念有詞我聽不清，分明他行路
走不動，可還爲啥真用功。回頭來，喚一聲，喚聲銀心小書僮，相公的言語你當
聽，咱們杭州把學上，這位書生，他莫非也是讀書去杭城。

銀：（自）那誰知道呀，有人咱就走吧！

台：（自）哎呀，我是走不動了，亭內有人，咱們就在外面歇息歇息吧。

銀：（自）相公說好便好。

伯：（自）哎呀，腹內焦渴得緊，這裏河水甚清，待我將茶盃取出，舀水解渴。（出亭介、

見英台在亭外）哎呀，這位書生，怎麼在此日光下面歇息，難道就不怕熱嗎？我要上

前問過。仁兄請了！

台：(不自然地、白)請了。

伯：(白)啊！仁兄，你看這紅日當空，十分炎熱，何不請進亭內歇息。

台：(白)我們不熱(拭汗介)

伯：(白)紅日炎炎，那有不熱之理，還是請進亭內吧！

台：(白)多謝仁兄，銀心，將書担移進亭內。

銀：(白)是(移書担進亭介)

伯：(白)這就是了，待我舀些河水，大家同飲。

(留水介)仁兄請用。

台：(白)小弟剛在那邊用過茶水了。仁兄請飲。(山伯飲水)

伯：(白)請教仁兄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台：(白)小弟上虞祝英台，轉問兄台，是何稱諱？

伯：(白)在下姓梁山伯，乃會稽人氏，敢問兄台意欲何往？

台：(白)小弟前往杭城，投奔名師周世章，轉問兄台何往？

伯：(白)哎呀！巧了妙了，咱們是同奔一地，同投一師呀。

台：(白)真乃巧甚妙甚！(忽有所觸)唉！提起求學之事，令人感慨！(黯然自傷)

伯：(白)出門求學，本屬快事，兄台爲何傷感？

台：(白)唉！兄台有所不知。

伯：（自）是呀！你我萍水相逢，尙未深談，不知有何心事，望祈明講。

台：（自）兄台請聽啊！（唱）我家有個小九妹，琴棋書畫件件會，小弟求學杭城去，九妹苦苦把我追，無奈爹爹心腸狠，他把九妹鎖深閨，小弟求情受責備，他說是女子無才少是非，爲此傷心常落淚。梁兄啊！你看我九妹他虧不虧？

伯：（自）你講的有理呀！（唱）兄台高論可欽敬，咱二人心意全相同，男女都是父母生，爲甚變男爲重來女爲輕。這道理，說不通，難怪兄台心不平。

台：（自）承蒙誇獎，豈敢豈敢！

伯：（自）祝仁兄，小弟有句話兒出口，從與不從，你可莫要見怪。

台：（自）有何見教，但請明講。

伯：（自）如此直言了，（唱）山伯無兄又無弟，千里訪師甚孤凄，今日草橋遇見你，志同道合兩投機，有心結拜成兄弟，祝兄啊！不知你願意不願意？

台：（一怔，自）唉，這個。

伯：（誤會地，自）呵！我這裏高攀不上了。

台：（背躬，自）唉！他倒誤會了，（轉向伯）梁仁兄，常言說「同窗如手足」，兄台的一片好意，小弟那有不願之理，只是路上無有香紙，怎樣結拜？

伯：（自）兄台既不見棄，咱就撮土爲爐，插草爲香，望空一拜如何？

台：（自）兄台說好便好。

銀：（白）待我與你們撮土插草。

伯：（唱）撩起袍衫忙跪定，

台：（唱）同結金蘭在橋亭。

伯：（唱）今年山伯十九歲，

台：（唱）英台今年十八冬。

伯：（唱）論起年庚數我大，

台：（唱）我爲弟來你爲兄。

伯：（唱）祝賢弟，

台：（唱）梁仁兄，

同：（唱）永遠莫忘結拜情。

台：（唱）拜呀拜，（拜梁）

伯：（唱）請呀請，（回禮）

同：（唱）咱在這裏莫久停。

伯：（唱）我將行囊來担定，

台：（唱）銀心書僮前面行。

伯：（唱）弟呀弟，

台：（唱）兄呀兄，

同：（唱）咱二人去杭城同把書攻，來來來弟兄們並肩而行。（同下）

第三場 綵 選

才：（上、念）終日浪蕩，愛串花街柳巷，（自）我馬文才，父親馬士榮，官拜會稽太守，轉奉太后懿旨，綵選宮女，是俺在爹爹面前討了這份差事，一來報效皇家，二來我還可爲自己選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兒，樂得受用受用。聞聽人言祝員外家中有一女子，十分美貌，俺會派定親信前去訪問，爲何不見回報？

差：（上、念）綵選得銀回府轉，見了公子說根源，（自）公子在上，小人叩頭。

才：（自）罷了。祝家莊上綵選宮女之事可會辦妥？

差：（自）公子容稟（唱）祝家莊上見了祝公遠，綵選之事對他言，他說是要選宮女鄉裏選，好鳥多出山林間，英台長的不好看，出門讀書未回還，黃金百兩他奉獻，請求公子多容寬。

才：（自）怎麼說祝員外的女兒不會在家？

差：（自）出門讀書去了。

才：（自）甚麼出門讀書，分明是有意躲避綵選，你怎麼便憑信於他？

差：（自）可是他獻了這許多的黃金哪！

才：（自）啊，他獻了這許多的黃金，好，你且把金銀帶下，日後再作道理，正是，一

愛美女，二愛財，人財雙收再安排。(下)

第四場 書房共讀

銀：(上、唱)自那年隨小姐求學杭城，她扮作一學生我扮書僮。草橋亭遇山伯情投意濃，一席話結拜成異姓弟兄。我小姐有心事山伯不懂，他只知道誦書文朝夕用功。我這裏把書房打掃乾淨，等他們下學回同把書攻。(打掃寢室介)

伯、台：(同上、白)走哇！

伯：(唱)日落西山下學轉，

台：(唱)落霞孤鶩共飛還；

伯：(唱)一邊走來一邊看，

台：(唱)寢舍不遠在面前。

伯：(白)已到寢舍，祝賢弟請進！

台：(白)梁兄請！(同進介)

銀：(白)公子回來了！

伯、台：(同白)回來了。

伯：(白)唉呀，銀心，你每日侍候你家大相公，已經够辛苦了，怎麼你還把我的書桌
床舖，也收拾得這麼整齊乾淨，小生我……是實實地不敢當呀！

銀：（自）舉手之勞，何足掛齒，您只管讀您的書吧。

伯：（自）話雖如此，我總覺於心難安。

台：（自）兄台，咱們既是結拜弟兄，何必多分彼此，銀心無事，就讓他收拾收拾，也無妨礙，你還是少管他吧。

伯：（自）好好，回來我教你多認些字也就是了。

銀：（自）多謝梁相公，你們讀書，待我掌燈上來。（掌燈介）

伯：（自）今晚作文，待我與咱磨墨。

台：（自）讓我磨吧！

伯：（自）我的手重，磨成的快，還是讓我磨好。

台：（自）常言說，輕磨墨，慢寫字。我的手輕，讓我磨好。

銀：（自）你們都不要磨了，交給我，保管磨的又黑又明。（山伯欲阻，英台已將硯台遞交銀心，

山伯只得作罷）

伯：（自）趁他墨未磨成，待我先將詩書溫習一番。（看書介，英台微笑）

台：（自）梁仁兄，難怪師傅常常誇獎兄台，你真乃是用功的很哪！

伯：（自）師傅誇獎，乃是勉勵同學，賢弟你不要和愚兄取笑了。

銀：（自）墨已磨好，請梁相公一試。

伯：（試墨介，自）好，不稀不稠，正好合用，有勞了！（銀心將墨放好）

台：（自）銀心忙了半天，歇息一會去吧！

銀：（自）是。（下）

台：（自）兄台，請把師傅出的題目取出，你我一觀。

伯：（取出題目、自）嘔，賢弟，今天乃是七月七日，周師傅教我們就以七夕爲題，各自作

文一篇。

台：（自）怎麼就以七夕爲題？

伯：（自）正是。

台：（自）呀，梁仁兄，既然是以七夕爲題，咱們就該到東院中仰觀天河，以助文思。

伯：（自）賢弟言之有理，你我攜手一觀。

台：（自）啊！這滿天星斗，認得出那個是牛郎，那個又是織女呢？

伯：（自）賢弟你順着我這手指上看，在這天河東面，有四顆星星圍在一處，你可會看

見？

台：（自）我看見了。

伯：（自）裏面有一顆又大、又明的星星，那便是牛郎星。

台：（自）那織女星呢？

伯：（自）你再向這天河西岸觀看，另有三顆星星圍在一處，你可會看見？

台：（自）那我也看見了。

伯：（自）裏面有一顆又大、又明的星星。

台：（自）那就是織女星吧？

伯：（自）不錯，正是。

台：（自）唉！可恨這一條無情的天河，就把這一對多情的郎妹，東分西散，咫尺千里。

兩情脈脈，無從傳遞，唉！好狠的天河呀！

伯：（自）這條天河果然也太狠心了。

台：（自）仁兄既有同感，咱就將他再看上一看吧。

伯：（自）好，咱們就再看一看。

台：（自）梁兄呀！（唱）叫一聲梁大哥喜笑盈盈，你與我再一同看看星星。抬呀抬頭看，

看呀看天空，有一條銀河兒橫在天當中，織女在河西，牛郎在河東，他看織布女，她看牧牛童，夜夜相看夜夜空，除非是七月七才能相逢。（由感生忿、自）好狠的王母

呀！（唱）英台一陣怒氣生，王母娘娘我罵幾聲，爲何金簪把河劃，隔斷了二人的

恩愛情，一個西來一個東，這事叫我真不平！

伯：（唱）勸賢弟，把氣平，你看這天邊的烏雲往上升。

台：（唱）往上升，遮滿空，不見了銀河共星星。

伯：（唱）下了雨，颳了風，趕快回屋同用功。（作文，伯先成）

伯：（自）愚兒女已作成，請賢弟斧正。

台：（看畢）自仁兄的文章句句琳琅，字字珠璣，真乃是妙文哪！妙文。

伯：（自）賢弟誇獎了，你的文章可曾作畢。

台：（自）小弟思緒甚亂，尙未完稿。（更鼓三響）

伯：（自）唉呀，時候不早了，不如先行安歇，明早再作也能。

台：（自）兄台先請安歇，小弟還要再沉思一會。

伯：（自）好好，只是你也不要睡的過遲，免傷身體才是。

台：（自）小弟曉得。（山伯入睡介）（唱）好哇！梁仁兄學問好，心地良善，他待我如同是手足一般，來杭城同讀書三年將滿，俺二人情意合地厚天寬，像這樣好男兒實實少見，心中有許多話不便明言，前思想後盤算心緒煩亂，（更響）又聽得樵樓上更鼓頻傳。（自）唉呀！祝英台呀！祝英台，胡思亂想不應該，水流千山歸大海，滿腹心事且放開。（自）夜深天寒，莫讓凍着了山伯兄長，待我將衣服與他添蓋上去，（蓋畢）我也安眠了。（爲山伯加蓋衣服後，酣然入夢介）（雞鳴）

伯：（起見英台未醒介，自）祝賢弟他還未醒哩！（道前介）祝賢弟，雞叫了，賢弟起來上學吧！（英台尙未醒介）他睡的好熟哇！（又喚）祝賢弟！（忽見英台耳環痕，正奇異，英台忽醒介）

台：（自）梁兄你爲何呆呆的看我呀？

伯：（自）賢弟呀（唱）非是爲兄把你看，有個事兒甚希罕，女孩才扎耳根眼，賢弟呀，